

陳光宇

Rutgers-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Piscataway, NJ, USA

內容提要

殷商甲骨卜辭中有「𠂔」字，其字學者俱釋為多少之「多」。許慎《說文》言：「多，重也。從重夕，夕者相繹也，故為多。」而晚近學者則以「多」字象重肉，認為「多」字之原意實象兩肉塊。「夕」「肉」二字在商代分別寫為「𠂔」與「𠂔」，字形相近，故知許慎誤以重夕為重肉而言多也。不論以重夕或重肉來解「𠂔」字，俱以「𠂔」為多，即衆多之多，應無異議。在甲骨卜辭之中「多」字常冠於文武百官的官銜。例如多伯，多臣，多工，多馬等。學者洵皆以「多」為集合數詞，故以多臣即為衆臣，多工即為衆工。從無異議。本文就「多」字與「重肉」的關係，提出對「多」字原始本義的另外一種看法。並由商周祭禮，甲骨文義，以及音韻學角度解釋何以在商代常以「多」字冠於各種官銜名稱之前的可能原因及其意義。

1. 前言

甲骨文中「𠂔」字隸定為多。「多」字，王國維曰：「多從二肉會意。」葉玉森曰：「殷人謂群曰多，尚書中屢見此習語，多君、多尹、多臣、多父、多老、多寇、等，亦時見於卜辭。」《說文》以「多」重也，從重夕夕者相繹也故為多，重夕為多，重日為疊。（註一）總之，不論是重夕或重肉，「多」字一般都認為是用作集合數詞，表示衆多之義。「多」字在商代卜辭中字常與職官名詞相連，似與商代官僚體制有關。島邦男在《殷墟卜辭研究》一書列出三十種冠以「多」字之職官名稱如「多侯」、「多田」、「多伯」、「多方」、「多子」、「多帶」等。然而對於「多」字之本義則未見討論。（註二）總之，用「多」字冠於官銜或爵號之前，是殷商慣例。以「𠂔」為多少之多，則「多臣」、「多侯」、「多伯」等詞自可了解為群臣諸侯，似無疑問。但是如此，則「多」與「衆」二字在商代卜辭中的作用應當如何區分？何以甲骨文中「衆人」一詞，卻不見「衆侯」、「衆伯」、「衆臣」之詞？考諸甲骨文中之「多」字從二肉，以及「𠂔」字在商代祭祀之特殊意義，則可能商代之稱「多臣」、「多伯」、「多侯」等，或有其更深一層次的含義。

2. 肉食者鄙

「肉食者」一詞數見於《春秋左傳》。如《左傳·庄公十年》記載：「齊魯長勺之役，齊師伐魯，魯庄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這是一段有關曹劌論戰有名的歷史。其中提到之「肉食者」一詞，杜預作注說是「在位者」。孔穎達疏：「孟子論庶人

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是賤人不得食肉，故云在位者也。」又云：「大夫以上乃得食肉。」杜預以「肉食者」指在位當權之人，應無可疑。然而難道區分肉食者與鄉人，就在於能否食肉乎？孔穎達之說，將《左傳》中之鄉人與孟子所言之庶人混為一談，誤以鄉人為後世所謂之鄉鄰之人。事實上在先秦古籍中所見「鄉人」應屬相當於士、大夫之流。例如《禮記》：「廋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吊之道也。」其中所指鄉人即士或大夫。即如曹劌雖自認非「肉食者」，卻能入見魯君，大發議論，頗有國士之風，似乎不可能是不得食肉之鄉鄰之人也。然而「鄉人」與「肉食者」如俱為魯國貴族階級，一為在位當權者，一為非當權派。如何區分貴族中的當權派（肉食者）與非當權派（鄉人）呢？李根蟠在〈肉食者解〉一文指出，其間的差別，應該在於能否分參與王室祭祀，分享祭肉。而能分得祭肉者，就是曹劌及其他鄉人所指之肉食者，亦即當權貴族。（註三）換言之，「肉食者」一詞與周代的脰膾之禮有密切關係。

3. 西周脰膾之禮與賜胙制度

《周禮·春官·大宗伯》說：「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鄭玄注：「脰膾，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西周祭宗廟的肉叫膾，祭社稷之肉叫脰。《左傳·昭公十六年》：「子產說嗣大夫孔張立于朝而視于家，有祿于國，有賦于軍，喪祭有職，受脰歸膾。」杜預注云：「受脰指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膾謂大夫祭歸肉于公。」根據這些記載，張鶴泉在《周代祭祀研究》一書指出：「祭社賜胙制度是天子和諸侯以及他們與貴族之間維持親善關係的方式。」（註四）

其他有關以脰膾分胙的記載在先秦古籍很多，例如：

1. 「天王使石尚來歸膾。」（春秋左傳定公十四年）
2. 「祭於公，不宿內者，義亦通於此。宗伯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似不通於異姓者，」（春秋公羊：定公卷二十六）
3. 「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脰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彪命可知也。」（春秋左傳閔公二年）
4. 「受命於廟，受脰於社，甲冑效死，戎之政也。」（國語晉語五）
5. 「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祀有執膾，戎有受脰，神之大節也。」（左傳成公十三年）








另外，《國語·晉語》：「驪姬以君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祀而歸福，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驪姬受福乃實鴆于酒，實薑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這件發生在公元前 656 年申生出齊的故事，特別形象的說明祭祀的酒肉如何用來分



享。而所謂「福」指的即是祭祀的酒肉。周代重視胾膾歸福之禮由下例可知。《孟子》中有一段：「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無禮也。」（注五）這段故實，以魯定公郊祭，不分祭肉，竟能使孔子掛冠而去。可見春秋時代，分享祭肉是祀禮重要成份，也是士大夫身份之標徵。

類似之振饔之禮，除了見于古籍之外，在周代銅器銘文中亦不少見。例如《珂尊》之銘文：「唯王初遷，宅于成周，復稟武王禮福自天，在四月丙戌。」《德方鼎》之銘文有：「隹三月王在成周，延武王福自蒿，咸王賜德，貝二十朋，用作寶尊彝。」兩段銘文中之「福」，即指祭祀所用之酒肉。「復稟武王，禮福自天」，即言分得祭先王之禮福。（注六）

總之，祭祀祖宗神祇與分授祭肉是當時的國之大事。周代貴族參與祭祀，分享祭肉，表示由祖宗神靈所降之福祿，參與祭祀者可以分享；是周天子及諸侯維繫貴族內部各等級之間穩定秩序的重要宗教手段。所以春秋時代，「肉食者」一詞很形象的被用來指能分享祭肉的當權高官貴族應無疑問。而在曹劌論戰中所指之「肉食者」可能更特定的指行將率軍伐魯之將軍。

4. 甲骨文中之「祭」與「宜」字

甲骨文中「肉」字作「𠃑」，象一片肉塊。而從「𠃑」的單字除了「𠃑」之外有：, , , , ,  等。這些字可以分爲兩類。第一類是象以手持肉或供肉於示，這些字均釋作「祭」，是晚商五種循環祭祀系統中的一種。以單手或雙手持肉狀，祭祀之義甚明。持肉以祭，即是「祭」字之本義也。另一類象置肉兩塊於一器之中，或釋爲「俎」，象置肉于俎上之形；或釋爲「宜」，其中「」一字，從刀，形象的表示「宜」字實有以刀分祭肉，置之於器之義。

《周禮·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又引《爾雅·釋天講武條》：「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大意是國家起發軍旅大事，以興動大衆，必先有祭事於此大社，然後出行，其祭名謂之爲宜。陳夢家指出這些古籍中所謂之「宜」即是甲骨文中之「」字。認爲「宜」是祭名或用牲之法。（注七）「」字在甲骨卜辭中恒見於「宜于義京」一詞。如「癸卯宜于義京羌三人卯十牛 右」「丁亥卜永貞：王從誠？」「王占曰：吉」。（原卜辭見圖一）卜辭大意是「丁亥日王卜問大將沚誠出征之事：隔了十七天至癸酉日進行宜祭，用羌三人，剖割十牛，右組。」嚴一萍氏以卜辭有關「宜于義京」諸條詳加排比，認爲宜祭得在出征前與凱歸後進行，分爲左中右三組，每組用「三人十牛」，相當隆重。並言義京即是殷商之大社。（注八）總之，商代宜祭當與征伐有關。至於商代是否有胾膾分胾之禮，雖然目前沒有直接證據，但從「宜」字之字形考察（兩塊肉分實），以及卜辭中「宜于義京」之用法，再考之周

代故籍金文，這種分享祭肉之禮俗，當是淵源悠久。而「宜」祭，分胙與征伐之關係，還可以從「將軍」一詞得到一些信息。「將」字不見甲骨文，但在詛楚文中「將」字作「𠄎」，其字象手持祭肉。《左傳》所謂「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祀有執膋，戎有受脤，」實在很形象的用祭肉（即脤）為中心藉祭祀與分胙連繫了祀與戎的關係。而商代宜祭之後，分得祭肉，獲享禮福，帥軍出征，恰是將軍之寫照。（注九）

5. 「多」字的本義

「多」字按《說文》解釋言：「多，重也，從重夕，夕者相繹也，故為衆。」許慎之說，兩千年來學者俱無異議。迨甲骨文出，學者方知「多」字本義並非「重二夕」。林義光《文源》曰「𠄎 象物形，委之為𠄎 與夕形似意別，𠄎 象物之多與𠄎 同意」。而王國維指出「多從二肉，會意」。（注一）王氏以甲骨文之「多」字象兩塊肉，極為正確。徐中舒更進一步又將「𠄎」字與分胙聯係起來，提出「古時祭祀分胙肉，分兩塊則多義自見」。（注十）甲骨文中所見商代職官名稱常冠以「多」字，如「多伯」、「多臣」、「多侯」等。這是「𠄎」字在卜辭中之主要用法。至於何以稱之「多伯」、「多臣」，甲骨學者殊少申論，咸以「多」字即衆也，即數目不少也，故多侯即衆侯，多臣即衆臣，似乎意思自明，無須再論。故島邦男氏言：「多侯、多田是指諸侯甸，多伯是指諸伯，多方是指諸侯伯，多子是指諸子，多帶是指諸服。」

甲骨文中之「多」字與「宜」字形似。前者象二肉，後者象二肉置於俎上或器中。如果「宜」字之本義是象置肉於俎上（或容器中），用以表示進行宜祭，則「多」字之本義可以理解為是象徵將祭肉從器中移出，表示進行分胙。「宜」字既已確定為軍旅起動前後之祭名，則「多」字之原始意義當為祭祀之後分胙也。所以筆者建議「多」字原始字義當與商代王室祭祀及分享祭肉的傳統禮俗有關。更精確的說，「多」字即分發祭肉，當是分胙之胙的原始之字。「胙」字之意符為「月」，即是作為肉字部首之月，由甲骨文之「𠄎」字而來。「胙」字之音符為「乍」，取音於作，當由「多」字本音而來。至於分發祭肉，即是分享禮福，自是多多益善，所以「𠄎」字後來引申為衆多之意，當與祈求多福有關。正如周代《宗周鐘》上銘文：「降永多福，福余聖孫。」（注十一）「𠄎」字在商代可能已經分化成為分胙與衆多二意。而當「多」字開始有衆多之意時，其原始之分胙之意，即由新字「胙」取代。所以「𠄎」的字作為衆多之多當是後起引申之意。

6. 故書與卜辭中所見之商代官制

商代職官故籍所載，主要見於《尚書》。大概可分為所謂內服與外服兩個系統。

《尚書·酒誥》言：「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百姓、里居，無敢湏于酒。」雖然酒誥屬周書，為周成王對康叔封殷，以殷人好酒喪國為戒之文告。但是其去殷未久，所述殷人制度應該可信。所提外服、內服應指對外對內的職官系統，王朝之外則為各種諸侯邦伯，王朝之內則為宮廷百官百僚。而周代銅器大孟鼎銘文中也提到「殷邊侯甸」「殷正百辟」。（注十二）「正」即長，「百辟」即百官，指「內服」所置官吏。而「殷邊侯甸」指的是在商王朝中心地區之外設置之官吏。與尚書之外服、內服若相符合。足見《尚書》所言，確有所本。

有關商代官制的原始資料除了尚書及商周銅器銘文之外，還有從十數萬片商代王室占卜記事之甲骨文獻中發掘出來的資料。羅振玉應是第一位利用甲骨文來進一步瞭解殷商代職官制度的學者。他在《殷墟書契考釋》一書中列舉甲骨文中所見殷代一些官職，如卿事、大史、小臣等。其後王國維有「百官名多由史出」之說。（注十三）董作賓氏有《五等爵在殷商》一文，列舉了二十四名商代之侯。（注十四）陳夢家按照卜辭資料將殷代職官分為臣正，武官，及史官三大類，共列六十一種官名。陳氏注意到一些官職名稱可以冠以「多」字。例如臣與多臣，馬與多馬，亞與多亞，尹與多尹等，陳氏俱列為官名，而未進一步分析。其後島邦男按照含「多」字之詞來作考察，爬梳卜辭，發現有三十種可冠以「多」字之官職，例如：多侯、多田、多伯、多帶、多亞、多史、多尹、多臣、多射、多馬、多箴、多工等。並且與尚書比較，提出「多侯（𠄎𠄎）」，多田（𠄎𠄎）指諸侯甸，多伯（𠄎𠄎）是指諸伯，多方（𠄎𠄎）指諸侯伯，多子指諸子，多帶指諸服，至於多亞（𠄎𠄎），多尹（𠄎𠄎），多工（𠄎𠄎）可能相當於酒誥的惟亞，庶尹，宗工。」（注二）王宇信也曾將卜辭所見殷代官職與尚書對照，提出「商王朝外服官吏的得名，都與軍事行動或土地佔領有關。」蓋「侯」字，甲骨文作𠄎，與金文相似。原指射禮所用之射布即射箭之靶也。而「田」字象莊稼土地也。同時他認為「商代外服，除了帶、子之封外，實際只是侯和田二種。」所以說「殷邊侯甸」。（注十五）總之，諸家之說大同小異，雖然我們對商代封建制度所知有限，但是侯、伯等名詞在殷商時代已經被用作爵號官職，均無異議。不過對於殷代何以用「多」字於官職爵稱之中，諸家均無深入討論。

7. 含「多」字之官職人員在商代卜辭中之用法

考察冠以「多」字之官職人員在卜辭中的用法及這些官員之職能或可得知何以商代習用「多」字於職稱。試以侯、伯、田、臣為例，殷商卜辭可以查到稱侯者，如「侯某」或「某侯」者共約四十多人。再看伯字。在卜辭中，稱伯某或某伯之貴族，據張秉權之統計共有四十四名。（注十六）「多侯」一詞只見於《甲骨文合集》一次，意思不明，難以解析。檢索「多伯」一詞，在《合集》出現四筆，俱與

征伐孟方有關。(注十七)如「比多田與多伯征孟」(甲骨文合集 36513)。「余其從多田與多伯征孟方伯。」(甲骨文合集 36511)。(原卜辭見圖二)「多臣」一詞在《甲骨文合集》出現二十二筆,也多與征伐有關。如「乙巳卜爭貞呼多臣伐工方,受佑。癸亥卜貞翌己丑多臣。」(甲骨文合集 613)(見圖二)。總之,利用甲骨文全文影像資料庫考察含「多」字之官職在商代卜辭之用法(注十七),可得如下結論:(1)「多伯」、「多田」、「多臣」等詞幾乎均與征伐卜辭有關,常見的是呼多伯或多臣等去征伐某方。殷墟甲骨卜辭涵蓋晚殷 273 年之歷史,然而其中所見具名之侯伯尚不及百人,數目不能謂之多。而侯伯等地位崇高,應是帥兵之將,很難想像征伐之際,有衆多之侯、伯參與。(2)卜辭中有「衆人」一詞,但決不見「衆伯」、「衆臣」、「衆侯」之用法。(3)如果以「多伯」、「多臣」之「多」是用來表示數量衆多,則無法解釋如下之卜辭:

「丙午貞多臣無疾。」(合集 22258)

「貞唯多臣呼從沚誠。」(合集 619)

「丙午貞多臣無疾。」一辭很難理解成貞問衆多之臣有沒有生病。同樣作為呼從沚誠之主詞很難理解成是許多的臣。(4)甲骨卜辭中對於數字用法,甚為嚴謹,無論是登人或供人(俱指徵兵也),用牲或用羌(以羌人為人性),田獵所獲,或邑人被俘,均如實登錄數字。(注十八)所以很難想像帥兵征伐之將,僅以數量概詞「多」稱之。所以甲骨文中這些「多伯」、「多臣」之職稱很有可能只是指特定的某伯或某臣,而所以冠以「多」字之原因,自然應該與「多」字之原始字義有關。

8. 商代之肉食者

西周春秋時代,「肉食者」之所以成為當權顯貴之別稱,在其能參與王室祭祀分得胙肉。至於分享胙肉之禮俗,雖然目前還不能考察其起源,但是以殷代祭典之隆重,祭祀之頻繁,當時已有分胙之禮,應屬可能。所以孔子說:「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殷代許多官職,能冠以「多」字,而「多」字原始字義已如上述,是兩塊祭肉,有一分為二,分胙之意。再考察多侯、多伯、與多臣等官職在卜辭中之用意,筆者以為商代用在爵官稱號中之「多」字如果定義為分享胙肉之「肉食者」,要比解釋為衆多之爵官為妥切。更具體的說,「多侯」之原始意義不是衆侯,而是指參與商王祭祀大典,分得商王所賜胙肉之特定侯。換言之,甲骨文中多侯、多伯、多甸、多臣、多亞諸詞中之「多」字與分胙有關。而多伯、多臣等之所以得分享祭肉,同享禮福,則當與征伐前後的宜祭有關。所以卜辭所言:

「乎多臣伐吉方」,當指參與宜祭分得祭肉之某臣,討伐吉方。雖然筆者以為多伯、多臣等原始本義是分得祭肉,同享禮福之「肉食者」,但是不能排除「多」字在商代末年可能也已分化演變成爲多數之「多」。這種轉變可能發生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因為同音假借。肉字,《廣韻》作如六切,沃部。而「多」作得何切,歌

部。歌沃相通。所以作為分祭肉之「多」就被假借為多數之「多」。第二、也有可能因為「多」字與「品」字在甲骨文中相似，前者寫成「𠂔」而後者寫成「𠂔」。「𠂔」字含有多數意，故「𠂔」字遂演為衆多之意。第三、「多」字原義既是分享祭肉，自有祈求多福之意，遂演繹成為衆多之意。而在「多」字分化成為衆多之意之後，其分享祭肉之原始本義遂另由「胙」字取代。所以「胙」字從肉，以𠂔為音符。而「多」與「胙」二字音近當非偶然。

總結

本文論証「多」與分胙的淵源關係，認為以「𠂔」為祭肉，然後產生表示分享祭肉之「𠂔」字，再由「𠂔」分化成「多」，「胙」，「酢」等字。其間變化關係可以簡列於圖三。同時，基於如下考量與推論：（1）「多」字之原始字義與分胙有關；（2）商代「宜祭」與征伐之密切關係；（3）周代分胙之脈絡禮制；以及肉，多，胙，酢等字古音相近，筆者提出對冠以「多」字之商代官職新的看法。筆者以為卜辭中所見之「多侯」、「多伯」、「多臣」等，指的是參與「宜祭」，分享祭肉之貴族將軍，也就是公元前 684 年曹劌及鄉人所謂之「肉食者」。

注釋

- （注一）見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1970，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50。第七卷，2287 頁。
- （注二）見島邦男氏之《殷墟卜辭研究》中譯本，455—469 頁島邦男在其《殷墟卜辭研究》一書「殷的官僚」一章
- （注三）李根蟠《肉食者解》中國經濟史論壇 2003，12，18
- （注四）張鶴泉《周代祭祀研究》1993，文津出版社，119 頁
- （注五）見《孟子》告子篇下
- （注六）珂尊之拓片及銘文見侯志義主編之《西周金文選編》，1987，西北大學出版社，5-10 頁。德方鼎之拓片及銘文見同書 11 頁。
- （注七）見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百官」
- （注八）嚴一萍《甲骨文字研究》第二集一三九至一四四頁，藝文 1989
- （注九）見徐中舒主編《漢語大字典》遠東版，2375 頁
- （注十）見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98，752 頁。
- （注十一）《宗周鐘》是周厲王時器（公元前 878-841 年）。其拓片及銘文見洪家義之《金文選注釋》，1988，江蘇教育出版社，294-303 頁。
- （注十二）大孟鼎之拓片及銘文見秦永龍之《西周金文選注》，1992，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7-40 頁。
- （注十三）見王宇信、楊升南主編之《甲骨學一百年》，199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453-470 頁。
- （注十四）見《董作賓學術論著》，1962，世界書局，總 717-734 頁。

〔注十五〕見楊志玖主編之《中國古代官制講座》，1997，台北萬卷樓。第一章王
字信〈商王朝的內外職官〉，1-11 頁。

〔注十六〕見張秉權《甲骨文與甲骨學》，1988，台北國立編譯館，423 頁。張
秉權按分期列了四十一位侯爵。在《甲骨學一百年》書中，共列 侯
某十八名，某侯三十一名。

〔注十七〕甲骨文全文影像資料庫，網址為〈
<http://cdnet.lib.ncku.edu.tw/doc/old.htm>〉

〔注十八〕如合集 6057 言，吉方來擾俘虜七十人。原文為：長友角告曰吉方出牧
我示銚田七十人。

圖一： 甲骨文合集 第 390 片



圖二： 甲骨文合集 第 36513 片
與第 613 片



圖三： 「多」字之源起及分化

